

王驤陸
撰著
趙曉梅
整理

王驤陸居士全集

趙樸初題



中國藏學出版社

(京)新登字 058 號

王驥陸
趙曉梅
整理

王驥陸居士全集

王驥陸 撰著

趙曉梅 整理

*

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總經銷

北京市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21.8 印張 56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 25 圓

ISBN 7-80057-105-4/K · 27

序

元音

蓮華四水，結花印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其攝人心，見性成佛之傳旨，由于我中華民族人文優秀，品貴高超，兼具有儒、道二教之實據。其攝即相授，技謀靈驗，于唐、宋間大放異彩，騰輝燦爛，蔚為我中華佛教之奇葩。殆至元明以降，去其精華，人心不古，道基漸薄，于直詣之機，不甚相副。宗下大法，為順應時勢，乃一變其舊，而為新之便。此新法之出，雖與真機，微見不真，用心亦良苦矣。致二三十年不得其真，也。以此法獻給佛教界人士。

我大慈闍，授法，謂密藏內有心中心，此上應菩薩，有應末法時代眾生之機，希冀普救群萌之力，以證本師收事半功倍之效，用以流傳，自恃自利，行之不足，最合時代機宜。歷公于密藏零涕之餘，荷蒙八年，教誨本真後，下山傳教，一時輿論大紅南北，望風皈依受法者，不下數萬人。入室弟子亦有數萬人。嗣因廣大信眾，實難一一盡教，遂公乃易裝隱隱，囑其心誠之弟子王公顯赫，親快傳道。此等真印心宗第二祖。授法，謂法法，接引後進，至為努力。先至天津和上海建立印心精舍，廣傳心中大法，授徒亦不下數萬人，信而有徵，移而有據。亦有數萬人，公于說法之暇，將此心中法和佛道真諦，述以文

序

元音

達摩西來，拈花印心，教外別傳，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旨。由于我中華民族人文優秀，品質高超，兼具有儒、道二教之廣博基礎，經師師相授，洗練發揚，于唐、宋間大放異彩，騰輝燦爛，蔚爲我中華佛教之奇葩。殆南宋以降，去聖時遙，人心不古，道基漸薄，于直指之機，不甚相應。宗下大法，爲順應時機，乃一變宗風，改直指爲參話頭，藉疑情之便，遮斷妄念而爆發真機，徹見本真，用心亦良苦矣。降及近代衆生障重而根劣，雖亦孜孜參究話頭，爭奈疑情難起，退而重于默念話頭，致二三十年不得消息，使一時磅礴高峻，門風雄異之禪宗日漸衰頹而至于奄奄一息。即今僅存之臨濟宗，也多以法卷傳法，而不能于悟道明心後傳付衣鉢，良可慨也。

我大愚阿闍黎于廬山東林寺，堅苦卓越，修般舟三昧，歷盡艱辛，深入禪定時，感普賢菩薩現身灌頂、授法。謂密藏內有心中心無相上乘密法，合應末法時代衆生之機，藉佛、菩薩加持之力，以證本真，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用以補禪宗僅恃自力修行之不足，最合時代機宜。愚公于感激零涕之餘，奮志苦修八年，徹證本真後，下山弘法，一時轟動大江南北，望風皈依受法者，不下數萬人，入室弟子亦有二百餘人。嗣因廣大信衆重神通而不重道，愚公乃易裝歸隱，囑得其心髓之弟子王公驥陸嗣法傳道，後人尊爲印心宗第二祖。

驥公嗣法後，接引後進，不遺餘力，先後於天津和上海建立印心精舍，廣傳心中心大法，授徒亦不下萬餘人，信而有徵，修而有得者，亦有數百人。公于說法之暇，將歷年心得和佈道經驗，述以文

字，以傳後世而廣弘揚。其一生著作，種類繁多，不拘一格，皆是勸導世人崇道爲善，勉勵青年努力向上，敦促佛子精進取證，與闡述佛經幽隱含義，以助修道人圓證菩提，迅登彼岸者，其有利于個人修養，社會安寧，國家富強，自不待言矣。

驥公一生著作，不下數百萬言，惜于「文革」時，毀滅殆盡。今由其孫女趙曉梅居士發大願心，重整付梓，以承先人之遺緒而廣接來者。經向各方搜求，僅得其中部份，其重要著作如《心鎗》、《金剛壽》等，皆求之不得，深以爲憾焉。

今就現所得者分爲三部份付梓。第一部份爲各種經文之扶隱、述意與白話解釋；第二部份爲《乙亥演講錄》、《人佛明宗答問》及其他講述手稿；第三部份爲印心法要及隨錄。

經文扶隱和解說，對今後學者具有莫大幫助。一因佛學名詞繁多，二因古文艱深難明，三因繁體字不識，致青年學子讀經困難重重，不得其門而入。今得此一卷在手，則一切障礙頓釋。且經文內涵意義幽深，非有真實修證者，卒難明其萬一。今驥公將經文內含之幽隱奧義剖析披露無遺，誠可謂發前人之未發，集今賢之大成，實非一般經文註解可比。且所釋經文皆宗下要典和世人喜讀之了義經。如心經、金剛經、圓覺經、六祖壇經和阿彌陀經等。學者得之，福德誠無量也。

《乙亥演講錄》係學佛者自始至終由發心而正修至證道起用的有系統的修證著作。在佛學著作中，大多說理，申述教義和儀軌者多，談修法與證道過程者少。至于說法身向上，證體起用者，可謂絕無僅有。今此錄將各關鍵過程，毫無隱秘的公諸世人，令後之學者，對此書稱道讚仰不絕。

《人佛明宗答問》爲導致學人人佛門，明宗旨的力作。以學佛不明宗旨，非但不能入道，且有分門別戶之嫌，道此長彼短之咎，更有人魔之虞。能明宗，則知方便雖多門，而歸元無二；既消門戶之見，

長短之爭，又免人歧途，而得歸家穩坐，無復入魔之過。此文以問答體，將學人在修行過程中所遇到的疑難問題，將發生之障礙和如何處理定境中出現的種種現相，又怎樣掌握開悟的時機，以親見本真等，皆一一詳加說明，誠學佛者之指南，人道之要津也。

印心法語及隨錄，係驤公有感於今人修法之因地不正，或道德淪喪，社會風氣不良，而有以矯正者；或有志學子欲進修而不知從何下手和不明心與性之區分和聯系，而爲之啓示者；或雖修習多時，但不明何由明心見性，于見性後，又如何更向上起用而打成一片而爲之指點、教導者……種種有益身心、窮理盡性之要語，不一而足，讀者幸垂察焉。

綜觀《全集》，無一非維護世道人心，國富民強之文，修心養性之章，了道證果之句。字字珠璣，語語珍璞，言簡意賅，精練允當，斯我驤公嘔心瀝血之傑作也夫！是爲序。

癸酉初冬弟子李鍾鼎敬叙

○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時年二十二歲，任福建巡撫劉公使赴印度南洋一帶考察。幼時即能記書，不愛險苦，天生取經精神，今觀佛土因緣殊勝，遂一一朝拜，迴轉佛行聖地，飽商賈，求佛法，或拜師學習梵文，立志爲弘法正法，利益眾生，普度苦修。前印期間，長文出世，爲紀念此行，遂取名《佛寶》。

回國後上備供職北洋政府交通總辦，初修居士，皈依靈光和尚，希紹真傳，廣結善緣。其時學佛，正如上師自述：「雖痛切學佛，畢竟若恐不及，雖未盡明心地，然已知未可限於一宗矣。」此後多方

心密二祖王驥陸阿闍梨傳略

趙曉梅

王驥陸阿闍梨諱宰基，字驥陸（相六），號「仁知居士」，著作署名：「菩薩戒多傑海鹽王驥陸」，「浙西菩薩戒優婆塞王驥陸」。祖籍浙江海鹽縣，父輩遷入海寧縣（今浙江海寧市鹽官鎮）。上師生於一八八五年三月二日戌時，圓寂於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戌時，乃二十年代崛起之「印心宗」——無相密心中心法第二代傳人，世人尊稱「印心宗二祖」。

上師爲浙江海寧望族「有懷堂」王欣甫公之六子，其父一生正直，因守正而去官。其母蔣氏母家亦爲海寧硤石望族，篤信佛教，好惠施善，智慧過人，擅國畫，尤長於藍花，號稱「硤香老人」。上師誕生時呈瓜胎，時人視爲瑞兆，賦性天聰，超群拔衆，孩提時即能誦讀金剛經，背誦心經如流。少年時多次隨母朝拜普陀聖山，觀音大悲宏願深印其心，菩提心根已深扎矣。

上師青少年時期發憤讀書，熟通經史，十八歲中晚清秀才，後在上海聖約翰大學攻讀英文。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時年二十二歲，任翻譯官隨欽差大臣赴印度南洋一帶考察。幼時即銘記玄奘不畏險苦赴天竺取經精神，今親訪佛土因緣殊勝，遂一朝拜釋迦佛祖修行聖地，謁高僧，求佛法，並拜師學習梵文，立志爲弘揚正法、利益衆生實學苦修。訪印期間，長女出世，爲紀念此行，遂取名「佛寶」。

回國後上師供職北洋政府交通部，初修淨土，皈依霞光和尚，布施濟貧，廣結善緣。其時學佛，正如上師自述：「雖痛切學佛，皇皇若恐不及；雖未能發明心地，然已知不可限於一宗矣。」此後多方

請教，廣求各宗，進而修禪，研究佛法，卻不敢自信有把鼻。

二十年代上師任川、康、藏、黔、滇五省電政督辦，設督辦衙門於成都，與四川軍閥劉湘等周旋數年，目睹軍閥火併荼毒黎民，遂看破仕宦浮沉，放棄高官厚祿，離川，返京後拜廬山東林寺高僧大愚阿闍黎爲師，虔修無相密乘心中心大法，終於深得三昧，明心見性，爲大愚師祖門下得心髓之大弟子。

印心宗——無相密心中心法，乃本世紀廿年代行於世之密法。以法而論屬於密部，惟可使行者直證心田而又通乎禪淨，其宗融禪、淨、密於一爐，破一切法見至極究竟地，儀軌簡單，不必設備種種供養，不分男女老幼富貴貧賤，祇要能坐二小時者即可修持，確爲初學人修行最廣大殊勝圓滿具足的大法。此宗以見性明心爲主，成就無相悉地。印心宗之開山初祖爲大愚，二十年代初，大愚初祖目睹世界大戰後民苦動亂，社會動蕩，恐怖不安，天災人禍，修行條件極差，且修行者不得要領，信心動搖。爲濟世救苦，大愚初祖苦修七年，於定中得普賢大士灌頂傳授，開此法門，此乃直證心田之妙法，爲密部最高之第四真如門，此密不取於相，而亦不離於相，三分之二爲佛力，三分之一爲自力，先從八識修起，首破無明，後降蓋障，於短期內必可使行者證入無念時之本來面目，求得根本。先破無明，開悟後再除習氣，悟後修是此印心宗的特點。一切修法，皆大愚初祖廬山親證後所特定，故後人依之而修，必可二三年內證入。爲使世人知有如此善巧方便法門，大愚初祖下山後，所到之處略顯神通，即轟動大江南北，求法者六七萬人，入室弟子近二百人。但求法者重神通而不重道者甚多，大愚初祖乃易裝歸隱四川，特選得其傳心大弟子王驥陸居士嗣法傳道，後人尊爲印心宗第二祖。

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上師修心中心印入心地後重新研究佛經，方知明心後學經與已往截然不

同，遂對金剛經、心經、六祖、壇經、圓覺經、阿彌陀經等詳加註釋，並創辦「學佛研究會」（後改爲「印心精舍」）開壇講經傳法。上師講經，乃悟後開示，有實體修證體會。深入佛理，精深通達。北京大學張東蓀先生講授哲學，每遇佛學問題，必親自登門請教，對上師精辟論解，甚是欽佩。上師對子女亦嚴格培養，務令共修心中大法，六座必滿。上師三子科祥、侄子仁，幼女德華，至今提起隨父修法情景猶感嘆不已。上師宏法本慾出家，大愚初祖令以居士身份宏法，以此法以居士身份宏揚更爲方便故。

自三十年代起，上師在天津、上海等處相繼成立印心精舍，灌頂授法。僅1934年（辰戌年）、1935年（乙亥年）二年就在天津開講座四百餘次。當時皈依同人得明心、識本性者不可勝數。此因上師傳法強調「法之當機，乃名正修」。因各人之夙根不同，根有利鈍，因人而異，故強調隨其機之利鈍而予以正法，使其先明心見性，證得根本智後再勤除習氣，方可了生死。故「本會傳法先考慮其人之根器，地位、時間、體力等等，然後傳法，以免中途疑退之弊」，「本會傳法，不拘定何法，非淨非密非禪，當機而授，亦戒亦定亦慧，自然而持。要以總持法識本性爲體，般若法啓發方便爲用，淨土法證入圓覺爲歸，說戒體則重戒體而防戒病，說定則言正定而除邪見，說慧則證慧力而戒狂妄。」

「我人所修，在於求得根本，目的是在印心，得真實受用。」對一味謗他宗分門之輩，上師諄諄告誡：「已背淨義，非佛弟子，斷不能往生。」而「分宗爲便於專一起見，乃一門深入之意，因各人根器不同，有性所近者故立先後，及將到達彼岸，則同一歸宗矣。」「各宗各法意在借用，必修到法空，歸到心地本來面目，方得名了。」

上師在天津十年，除灌頂授法外，曾完成許多釋經著作，根據「印心精舍」刊印部分書名目錄，計

有「乙亥講演錄」、《人佛明宗答問》、《心鎔》、《金剛經分段貫釋》、《心經分段貫釋》、《學佛最初之決定》、《六字大明咒修法》、《修心要訣》、《金剛壽》、《我有煩惱嗎》、《偈瑜珈焰口》等。

抗戰中期，上師應吳禮門、蔡楚昂、侯君陸等居士之邀由天津赴上海傳法，在海寧路錫金公所設「印心精舍」繼續灌頂授法，開設道場，並經常去杭州、蘇州、嘉興、湖州、海寧等地傳法，廣收信徒，不辭勞苦，生活樸素，平等待人，尤其對勞苦民衆，仁慈悲憫，選擇弟子重德重修不求供養，總是諄諄告人：「凡人處於社會，講究處世之道，無一個不應學佛，學佛是要認識自己，了達人生觀，明白做人的所以然，簡言之，就是明白做人的道理，此便是忠。拿這個道理去對別人，通達他人的一切心理，才能盡對人之道，此便是恕。一是爲自，一是爲人，社會上人與人的情感和事業，無一不臻於完美，可見佛法是人生最主要的學問，最重大的事業，不是消極自利。消極自利，是佛所最不許的條件，因爲佛法是救世的，救心的。」上師傳法講經，力求通俗易懂，一生致力濟世度人，孜孜不倦，著述數百萬字，文革中大量手稿被焚，實可痛惜！幸所出者，皆爲諸弟子門生所存。

抗戰勝利後，上師先後在上海、天津啓建法會四十九天，爲民，祈福息災。

一九五八年，上師現病相於滬寓，仍諄諄開示學人，傳法必須嚴格選擇，切勿輕易授法，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上師知將離去，特召大弟子吳禮門、李鐘鼎等人及長女佛寶（漱文）重囑：「此心中心法是末法時代最易清證本來面目的最好最迅速最簡捷的大法。修禪宗靠自力，無二三十年甚難徹了，且痛師資日少，時代不同，求其普及甚難，而心中心法，儀軌簡單，證得尤速，專心修持二三年可抵得上二三十年之功。」這個大法是我大愚師尊千辛萬苦。七載修行於定中親得普賢大士灌頂傳授的。開此法門，大事因緣，其在此乎！吾恐人之未明因緣，當廣爲宏揚以告他人，幸勿因人事而誤

大法，務必以大局為主，則護法功德有勝於三千七寶之施矣！切記，須以此大法廣為宏揚，濟世度人。」至此熱淚垂落，叮囑再三。病篤手結隨心陀羅尼印契數日，右側吉祥卧，安然而終。

一代英師離去今已三十六載，印心宗中心大法歷盡滄桑終不負上師囑望，已愈來愈為更多的修行者所修持，不僅在中華大陸，且在臺灣香港，以及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歐美，均有印心宗門生，心中心大法以其殊勝的法緣正在遍及世界各地。願此全集將為眾修持者提供更多更重要的法音。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分段正義

(二五)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白話述義

(二六)

大威神師法寶壇經述旨

(二七)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抉隱

(二八)

佛說阿彌陀經經疏略說

(二九)

佛說阿彌陀經分段正義

(三〇)

法華經疏

(三一)

學佛最初之決定

(三二)

人與佛宗答問

(三三)

印心經錄

(三四)

學佛要訣

(三五)

觀世音菩薩

(三六)

養生論

(三七)

目錄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分段貫釋		(一)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白話分段解釋		(九)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分段貫釋		(二五)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白話述義		(一〇一)
大鑑禪師法寶壇經述旨		(一二一)
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抉隱		(二四五)
佛說阿彌陀經經義略說		(三一九)
佛說阿彌陀經分段正義		(三三三)
乙亥講演錄		(三四五)
學佛最初之決定		(四七一)
入佛明宗答問		(四九三)
印心語錄		(五六一)
學佛叢談		(五七一)
觀微雜說		(六四三)
養生論		(六六三)

附 心密初祖大愚阿闍黎略傳 元音(六八三)

大愚師尊解脫歌 大愚阿闍黎(六八五)

整理後記 趙曉梅(六八九)

入佛門家答問 (四八三)

學佛量時之共安 (四八三)

△空觀而義 (四八三)

佛國國觀而義 (四八三)

佛國國觀而義 (四八三)

大丈圓圓覺之義 (四八三)

大義解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金剛經義 (四八三)

目 録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分段貫釋

總持分第一

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此四句爲全經總持，首一句又爲四句之總持，言修行成佛，須至大自在爲止。自己自在，更度他人至自在者爲菩薩，而其妙用在一觀字，觀個本來，言自己和衆生本來自在，之所不自在者，徒因迷而不覺，枉自煩惱，若欲修復本來，還得起般若妙觀之用，悟入本來，以慧照力參之，此修心之總訣也。下三句謂妙觀起用之法。在自性蓮華，行甚深之般若法，用以度登彼岸，然岸屬假名，亦無彼此，姑以迷爲此岸，覺爲彼岸而已。而迷覺之別，只在一心，心若覺悟，則名到彼岸之上。波羅者，彼岸也，密者到也，多者上也，非此岸，非中流，非彼岸，必彼岸之上，乃名究竟，故曰行深。但心不可得，依境而立，與境相對，外而六塵，內而六根，皆色也，相對即受，如風之相接而受也。既受矣，遂動乎念，是曰想，想之剎那流轉曰行，於是意識中知其爲風，爲冷爲熱，一切分別，相因而起，此五事蘊結不散，是曰五蘊，言心境互蘊，迷而爲一，流浪深入，不知所返，久習成慣，難以解脫，且視爲當然矣。於是事有成敗，心有順逆，苦樂以起，苦者固苦，樂者亦苦，以樂不究竟，一切無常，終歸於苦也。凡身受疾痛而心不安者曰苦，意有顛倒而心不安者曰厄，般若不開，苦厄未除，不名得度。度苦厄者，度此幻心也，以苦厄皆屬諸心，度心惟仗甚深般若，照

見其本空而已。空者何，此心與境而已，境屬幻有，心屬幻立，此心境幻合之五蘊，本屬憑空緣生，非有實體，如以爲苦則苦矣，以爲樂則樂矣，以爲實，則認妄爲真而顛倒矣。以爲幻，則心無所繫而苦樂斷矣，照見五蘊本空，心得自在矣，心即空寂，萬事解脫，故名一切。然則三句者，救心之無上妙法也，惟一切二字，義至微細，不至究竟，不得謂爲一切也。所言空者，非有無之謂空也，惟以緣會而有，其體本空，其用不無，以無自性故空，以假合故空，況照見亦屬五蘊也，惟不執而已。凡夫不知苦厄之所自起，并不知五蘊爲何物，并不知苦厄之在心而非身，更不知五蘊之本空，尤不知照見之妙法，故世世沉淪於此岸也。羅漢知五蘊是空，乃般若無力，偏執於空，未解空義，其執空者，仍等於有也，如雖不在此岸，卻在中流，未達彼岸，故名入流，以其慧照未全，尚未開般若也。菩薩已知五蘊本空，但照見未空，尚執功用，有時失照，如雖達彼岸而未登岸也，必焉八地以上菩薩，與佛等量，并照見亦空矣，且空亦不著矣，方名皆空。如是自在，罣礙斯盡，非力行甚深之般若，不能登彼岸之上也，以究竟涅槃也。至此庶可名爲一切也，觀照之妙用，至此已備，且所謂照者，起般若以妙觀也，見者，眼下直見本來也，非空非有，無實無虛，總在自覺，非盡佛度，以行在我而照見在自心也。此四句，已總持心經之全義，故曰總持。

色空分第二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般若者圓義也，色空二義，非通般若，無以圓會，世人每執色爲實有，空爲虛無，不知色之爲色，非在而有，非滅而空，非過去而空，乃正有時，其體本空，故曰色空不二。又空之爲空，非有則謂不空，無則謂爲空也，正以有而不可得，因緣假合，本無自性，故曰空。是以解色則明空，明空則無色，畢竟空不離色，色不離空也。今告舍利子曰，色不異空者，破凡夫執有之病也；空不異色者，破二乘執空之病也；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者，破菩薩色空不二，尚存二見者也；不異云者，意在相較相對，言即是則不二矣。色既如是，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此言五蘊亦屬於色，外境之相固幻，內見之相亦幻也，兩皆幻有，故不可得。且外無境則心不起，內無見則心不立，能以慧照破此內外二色，則心空矣。但慧照亦心也，更以甚深般若，掃此慧照，則不著空，斯空空矣。能空空者，著有著空，都無所礙，以了知十八空義，畢竟是空，外不迷於色，內不惑於法，一切都淨，得大自在，更何苦厄之可言乎。

本來分第三

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上言云云，是由修而證知者也，世人遂以爲有修有得有證矣，不知本來如是，非修而後如是也。法爾如是也，諸法本是空相，以法由心起，心屬幻有，法亦無實，故曰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有見。心本不生，何更言滅，以本體不生滅，則所謂垢淨焉，增減焉，來去焉，一異